

赵家新 著



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 语义网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家新 著

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 语义网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网络研究/赵家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04-9152-1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汉语-形容词-研究-
现代 IV. ①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518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444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传承综述	(8)
第一节 关于形容词词类地位的争议	(8)
第二节 形容词研究的普遍意义情结	(10)
第三节 对形容词语义研究的回溯	(15)
第四节 形容词语义研究的新视野	(26)
第二章 心理形容词的提取标准及其结果	(34)
第一节 心理形容词的界定	(34)
第二节 心理形容词的提取	(40)
第三节 心理形容词的释义	(44)
第三章 心理形容词义征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46)
第一节 义征分析的原则与方法	(46)
第二节 心理形容词的义征分析模式	(50)
第三节 心理形容词义征分析的步骤与示例	(59)
第四章 心理形容词的义征分析(一)	(65)
第一节 悲伤痛苦类	(65)
第二节 消沉压抑类	(107)
第三节 烦躁愤恨类	(135)

第五章 消极类心理形容词义征分析(二)	(168)
第一节 羞窘类	(168)
第二节 惊慌类	(184)
第三节 孤寞类	(203)
第四节 犹豫类	(207)
第五节 骄傲类	(208)
第六节 其他	(212)
第六章 积极类心理形容词的义征分析	(217)
第一节 安恬类	(217)
第二节 兴奋类	(239)
第三节 愉快类	(250)
第四节 诚恳类	(289)
第五节 其他	(293)
第七章 心理形容词的聚合语义网络	(300)
第一节 聚合语义网络的概念	(300)
第二节 心理形容词聚合语义网络的基本形态	(309)
第三节 心理形容词的语义分布特征	(341)
第八章 心理形容词语形分布及其与义征的选择关系	(349)
第一节 词义和句法:对应与验证	(349)
第二节 心理形容词语形分布的统计与分析	(353)
第三节 心理形容词义征与语形分布的选择关系	(383)
第四节 心理形容词量性特征的分析与描写	(387)
余论	(403)
主要参考文献	(410)
附录	(420)

引 论

一 课题提出

计算机与语言学的联姻使人类语言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信息时代的到来召唤语言研究向技术化层面转向。“建构基于计算机应用、数学模型、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之上的语言理论的新学科”(李葆嘉,2002),“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来处理自然语言”(陈小荷,2000),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前沿。现代汉语研究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求。

面向信息处理与面向人际交流或语言教学的现代汉语研究是很不相同的,从研究目的、用途、方法和成果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区别,由此势必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不是取代传统语言研究的新“物种”,而是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和计算机技术平台上的新开拓。

从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趋势来看,句法知识、语义知识、语用知识的基础理论研究已成为语言信息处理领域高难度的前沿课题,其中,句法知识、语义知识的获取是当前的重点,而语义知识又是二者中的难点。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最大的瓶颈就是语义。现有的规模较大的词义工程,基本上都是采用词义分类的办法,有些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属性描述。而国内外研究工作者建立义类体系的方法,也基本上都是对词义进行静态分类,并没有对词进行语义的形式化描述,也没有把词义放到一定的组合框架中去观察。语义的形式化或可计算化,一段时期以来被视为学术“沼泽”。然而,不解决语义的形式化或可计算化,就不可能“程序化”,人机也终究无法实现“对话”。

乔姆斯基虽然在句法结构规则形式化方面做出了革命性探索,但是仍然无法切合语言信息处理的要求。因为“计算机需要的不是‘干巴巴’

的语形规则，而是‘活生生’的语义规则”，“人类语言的共同本质属性是语义性，语言结构的本体是语义结构体，语言结构的真正研究对象是语义结构单位和语义结构关系”（李葆嘉，2001）。在这一思路启迪下，现代汉语语义网络的建构已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扎扎实实地做好现代汉语词类的语义特征描写就成为这一蓝图的基础工程。

现代汉语形容词是比较复杂、比较鲜活的一类，是句子和表达层面上比较重要的构件。由于现代汉语形容词在归属及类别上存有争议，加之在句法功能上的多样性，无论从词类地位、词类范围、内部分类还是具体的句法分布特点来看，目前都还众说纷纭；引入配价和认知方法之后，形容词的研究得以深化。认知语言学注意语义在语法结构中的地位，但目前或者是就形容词的单一语义特征进行研究，或者是从单一语义特征入手，联系某一方面的句法分布进行举例式描述，各成一家之言，缺少对形容词语义特征的深入系统的归纳。这使得形容词的语义网络构建显得更加困难。即使如此，利用语义的研究解读语法现象，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个有效的指导方法。毕竟语义特征描写和语义网络构建不应仅仅单纯局限于在计算语言学的范畴里起作用，相反，结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对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做近乎穷尽式的形式化描写，必然会成为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前进的一个稳固基石。

本书选择性质形容词的一个意义小类——心理形容词，通过词典释义抽取、语义场近义词群比较等方法对其语义特征进行提取和分析，对这一受限词群的聚合义征进行语义形式化描述，进而研究其语义的层级分布，构建受限的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聚合语义网络。在聚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语料库数据统计，分析心理形容词的语形分布规律，同时尝试从程度词修饰心理形容词的结构中析出心理形容词的典型组合语义特征量性特征。这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文信息处理层面语义语法学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元素，为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系统的建立提供相关构件，有助于深化对形容词语义和语形分布选择关系的认知。

心理形容词最直观地映射人的心灵活动特征，是心理活动的符号形式的外化。心理形容词不像名词有明确的概念意义，不像动词有明确的动作轨迹，不像性状或判断形容词（性状或判断形容词的分类和性质详见第二章）有鲜明的实物特征，心理形容词的意义是抽象的、内化的，对其语义进行细致的形式化描写，的确存在较大难度。选择现代汉语心理形容

词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通过心理形容词义征分析和语义网络的构建,将目之所及、心之所至处不时出现的分散在诸种文献中的大量心理形容词分出层级,找出次类,清晰地描述出其语义分布规律,毕竟是第一次;穷集现代汉语中所有的心理形容词,辅之以巨大的语料库,通过详尽的语形分布统计数据,明确这一词群的语形分布规律,也是第一次。其成果不仅可以用于计算语言学中,也可以用以分析诸种语法现象,具有真正的学术意义和创新价值。

二 研究任务和目的

心理形容词是一个语义与语法结合基础上的相对封闭的语义语法类。它的语义基础是人们认知经验和日常感知中形容心理活动与状态的语义类,它的语法形式基础是朱德熙关于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界定和下位分类。我们尝试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汉语中这样一个受限定义中的封闭词群进行穷尽式的义征分析和语义形式化描写。在进行语义形式化的基础上,构建心理形容词聚合语义网络,并对心理形容词的语形分布规律进行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统计分析,探究心理形容词义征与语形分布的选择关系,并从语形分布入手详尽考察心理形容词的量性特征。

具体研究任务包括:

1. 提取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封闭类。
2. 对心理形容词进行详细释义。
3. 制定心理形容词义征项,提取心理形容词的最简区别性义征。
4. 对提取出的心理形容词封闭类进行义征分析,制定心理形容词的语义特征集(ID),在此基础上,制订《心理形容词析义元语言基元表》。
5. 在层级语义系统中构建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的聚合语义网络模型。具体步骤为:(1)根据义征分析结果对心理形容词语义分布做详细的分类和勾连,总结其层级分布规律;(2)构建心理形容词聚合语义网络;(3)区分心理形容词核心与边缘成员;(4)建立心理形容词语义向不对称分布模拟轴;(5)总结心理形容词语义分布特征并对其进行心理学验证。
6. 考察心理形容词的语形分布及其与义征的选择关系。具体步骤为:
 - (1)对心理形容词进行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全面的语形分布统计和分析;
 - (2)通过相关数据统计考察心理形容词的义征与语形分布的选择关系;

(3) 通过心理形容词受程度词修饰情况,考察心理形容词的量性特征,并进行形式化描写。

通过研究,尝试达到以下目的:

1. 对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进行穷尽式研究,首次对心理形容词语义进行形式化的义征分析,面向中文信息处理制定心理形容词的语义特征集(ID)。

2. 确定《心理形容词析义元语言基元表》,为构建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系统提供相关构件。

3. 明确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分布规律与层级,首次构建详尽的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的聚合语义网络。

4. 通过大规模语料库数据统计,检验传统语形语法学对形容词语形分布研究的合理与偏离。

5. 结合聚合与组合研究方法,部分验证心理形容词语义特征与语形分布的选择关系。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心理形容词的语义研究的理论目的是要构建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系统,实践操作目的是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语义形式化工具。

2. 语义与语法相结合。我们认为,心理形容词语义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中,还有一个有意义的任务是厘清心理形容词的语义与语法的功能关系,使研究结果避免架驻在抽象理论的半空和理想应用的途中而被人诟病。基于这种考虑,本书的研究在聚合语义分析的基础上,从语义与语法结合的角度出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从语义特征映射语形分布,尝试对心理形容词的义征分析和语形分布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希望通过大量的微观分析比较,得到规律性的认识。

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对心理形容词进行基于词典释义和日常认知基础上的聚合义征提取后,根据大规模语料库相关句法分布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取部分组合性义征。

4. 受限与化简。鉴于语义网络构建的庞大和繁复,面对开放性的词汇,我们采取化繁为简的方式,提取现代汉语形容词中的“心理形容词”

作为一个受限的研究对象，使其成为一个封闭域，建立典型群理论模式，进行穷尽式的研究。

5. 实验归纳和结构优选。通过实验归纳而不是经验枚举提取心理形容词的义征，并进而完成受限析义元语言基元的确定，构建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聚合语义网络。

6. 人机结合的语料库统计。研究过程需依靠语料库来确定合理度，我们通过使用大规模计算机语料库和人工选择的自选语料库，进行大量的数据统计，形成较为可信的结论。

四 基本术语界定

1. 义征

通常的语义分析使用的基本单位是义素，我们采用义征而非义素，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义征指称词的语义区别特征，义素指称词的意义构成成分。因为语言是耗散系统，即使用最详尽的语义标注法做最耐心的语义分析，也很难分析出一个词的所有的语义构成成分。事实上我们只需提取能够满足语义区别和语义关联需要的语义区别特征即可。因此采用义素这样的语义构成类的术语，不如义征更为妥当。

2. 心理形容词

我们认同朱德熙先生的形容词分类方法，把现代汉语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然后对性质形容词以及性质形容词的下位义类进行意义分类（表性状、表情态、表判断）与再分类（如将表情态形容词分为心理形容词与感官形容词）。我们所说的心理形容词是指描述人的心理程度的形容词。对形容词进行意义分类是为了便于分类后对某一小类形容词进行义征提取和语义形式化描写。这是因为，对任何词的意义进行义征提取，都要在适当的范围内即适当的语义场内进行比较，义征提取与分析的本质就是结构语言学的对比原则在语义研究中的运用。划分性质形容词的下位义类，提取出心理形容词这一概念和词语的集合，客观上就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固有的、完整的义位的集合：即心理形容词的语义场。

3. 语义网络

处于同一义场中词的语义是有相连性的，而不同词群中的词的语义具有规则制约下的相关性。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的语义勾连和在句法平面的

搭配规则就形成了受限的心理形容词语义网络。

4. 聚合义征和组合义征

聚合义征指从心理形容词词典释义和日常认知语感中提取出来的、区别于语义场词群中近义词语义的义征，包括语义类、语义向、语义元和语彩等，是建立在实体范畴化（聚合性语义场）基础上的义征。组合义征指从心理形容词相关组合特点和句法分布规律中经过量化或理性归纳总结出的义征，包括量性义征、比较义征、延续性义征等，是建立在实体关联化（组合性语义场）基础上的义征。

5. 语形分布

语义语法学认为任何语言结构都有语义和语形两方面。语形结构法则是以语音为手段，将语义结构法则投射在语言表层上所形成的，语义编码是语言编码的内核，语形分布是语义关联的标记化投影。语言系统在语义编码的基础上，必须再进行句级层面的语形编码。

本研究从心理形容词的语义结构入手，在义征分析和语义网络构建之后，作为语义结构研究的验证和延伸，再考察心理形容词语形分布情况。对于心理形容词语形分布的考察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语料库数据统计，二是借用传统语法学句法层面的相关术语。这是因为传统语法学句法术语相对完备，并且不妨碍语形分布中诸种词语搭配和完句成分的表达与理解。

五 研究材料

1. 词典类

心理形容词的提取以俞士汶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之《形容词表》为基础，再充实以《普通话常用三千词表》、《形容词用法词典》、《中英日韩对照分类中国语基本语汇》、《新编汉语形容词词典》等中包含的之前还未收入的心理形容词。最终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是否收入、是否定性为形容词、是否有相关心理的义项为标准，增加或删除部分词。心理形容词的释义主要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新编汉语形容词词典》。提取聚合义征和确定元语言基元还要参考《说文解字》。

2. 语料类

语料的提取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计算机语料库。本书使用了厦门大

学语言技术中心第一研究室负责程序开发的卢伟“语料库在线检索系统”。该语料库共收集中文自然语料文本大约 1061 万字次,涉及的语体有书面语和口语,语域(学科)包括文学、科技、新闻、广告、法律、经济、政治、哲学、语言、教育、历史、社会、宗教、艺术、生活、军事、体育、卫生等,体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影视、曲艺、纪实、传记、公文、文书、论著、演讲、会话等。其中包括《人民日报》1998 年 1 月份所有文章 183 万字次,2000 年 12 月份所有文章 211 万字次。二是自选语料库。包括老舍《二马》、《骆驼祥子》共 373355 字,王小波文集共 235168 字,李碧华文集共 232926 字等,总共 841449 字。最终统计有效例句 28260 个。

六 结构安排

本书主体共分八章:第一章对先前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进行综述,明确本书的研究方向。第二章界定了心理形容词的定义和提取标准。第三章界定了义征的概念,提出义征分析的原则、方法与步骤,并根据词典释义和认知判断提取了心理形容词的聚合义征,确定了《心理形容词析义元语言基元表》。第四、五、六章综合之前义征提取的成果,具体展现各类心理形容词的义征表达式。第七章在心理形容词义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心理形容词语义分布的层级规律,构建心理形容词聚合语义网络,区分心理形容词核心与边缘成员。第八章基于大规模的语料库数据统计,对心理形容词的语形分布进行全面的考察,总结心理形容词的语形分布规律及其与义征的选择性关系,并通过程度词修饰心理形容词核心成员的情况归纳心理形容词量性特征的表述方式,给心理形容词的语义形式化提供更为精确的具有较高操作性的义征分析工具。

第一章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传承综述

第一节 关于形容词词类地位的争议

形容词是现代汉语实词中争议较大、地位岌岌可危的一个。对于现代汉语里形容词是否具有独立的词类地位、范围多大、怎么确定，学术界说法不一。

西方语法学界大多认为现代汉语没有形容词。里察尔森和汤普森（Li & Thompson, 1981）认为现代汉语里存在一个相当于形容词和动词范畴的类，但是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叫做“形容词性的动词”。沙克特（Schachter, 1985）指出，虽然所有语言都能区分出名词和动词这两个开放的类，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进一步从二者里分出第三个开放的类——形容词类。有开放的形容词类的语言里，形容词都有一致的形态表现；没有开放的形容词类的语言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一个封闭的形容词类，一种是完全没有形容词类。完全没有形容词的语言又分为两种，一种形容词的意义基本靠名词表达，是形一名语言，一种形容词的意义基本靠动词表达，叫做形一动语言。沙克特认为汉语属于典型的形一动语言。马神武（McCawley, 1992）给出五个关于形容词和动词范畴的普遍特征，用于在任何语言中为判定一类词是形容词还是动词提供理据：

1. 动词可以直接跟宾语组合，但形容词通常不能，只能靠介词引出名词宾语。
2. 动词可以接受三个论元成分；形容词最多只能有两个论元成分，且通常只带一个。
3. 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而动词要靠某种形式变化才行，如用分词形式，像 sleeping child。

4. 无论在形态还是语序上,程度成分和比较成分跟形容词结合比跟动词结合更直接。

5. 形容词作谓语时通常要靠一个系词联结,而动词不必。

用这五个特征测试公认的现代汉语形容词之后,马神武得出汉语里并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的结论,认为所谓的形容词全都是动词。龙果夫(1958)则把形容词和动词归入一类,“在汉语里,形容词和动词具有许多共同的语法特点”,“形容词和动词合成一个更大的谓词范畴”。

我国语法学界也有类似看法。吕叔湘(1979)认为形容词和动词有许多重要的语法特点都相同,“如果把它们分成两个词类……很累赘”,“如果把形容词合并于动词,把它作为一种半独立的小类,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赵元任(1968)认为汉语属于形一动语言,形容词是动词的次类。“广义的动词也可以称为谓词,包括狭义的动词和形容词。”他将形容词称为不及物性质动词,是动词的一个小类(赵元任,1979)。

马建忠(1898)、黎锦熙(1924)、吕叔湘(1942)、王力(1943)、朱德熙(1956)等国内多数语法学家尽管在形容词的次范畴分类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汉语形容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

也有人有折衷的意见。张伯江、方梅(1996)认为,以大多数研究者划定形容词的两条标准“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和“不能带宾语”,划分出的形容词几乎可以充当主语、定语、谓语、宾语、状语、补语等所有句子成分,这样宽泛的功能令人难以接受。受程度副词修饰是汉语形容词唯一一个有形的特征,而程度副词也可以修饰动词和动词性短语,“受程度副词修饰”是一个谓语成分的范围,而不是形容词的范围,因此传统形容词的划定并没有可靠的形态标准。同时他们认为以概念意义划分词类也是不可靠的,只能将“作定语是形容词的基本功能”作为划定现代汉语的形容词词类的唯一标准。由此标准衡量,现代汉语形容词只包括“大、小、高、低”等单音节为主的标记基本度量、色彩等意义的词和“初级、袖珍、微型”等“非谓形容词”两种,其余都属动词。

引证国内外语法学界对于形容词词类地位的争议,我们一方面想说明,对于像“形容词”这样一个因为内部成员有着相类认知和意义表达功能而引起关注的范畴,其语义内涵有何架构,语形分布有何规律,仍处于探讨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语义入手,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研究形容词内部语义语法小类,探究该类形容词语义与语形分布规律的内在联

系,是本课题期待完成的研究任务,也是对传统的现代汉语形容词范畴研究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借此表明自己的主张:孤立地探讨现代汉语有无形容词词类没有意义。一个词的词类属性,仅仅是该词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值而已。给词定一个词性,不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最终目的。词性只是分析的手段之一,不是问题的实质。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义语法学研究,应该根据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进行便于操作使用的分类。

第二节 形容词研究的普遍意义情结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普遍意义情结集中体现在形容词的词类划分标准上。不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出发,不论是刻意还是无意识,形容词的定类和定义都无法完全摆脱意义标准。

中国语法学创立和革新时期的词类划分和形容词定义多习惯以意义为标准。正如马建忠所谓的“字类者,亦类其义也”,“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我国学者继承了《尔雅》的“按意分类”的学术传统。《马氏文通》定义形容词为“以肖事物之形”(马建忠,1998:24),《新著国语文法》定义形容词为“区别事物之形态、性质、数量、地位”(黎锦熙,1998:19)。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大讨论,中国语法学界逐步开始以句法功能来作为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同时兼顾意义标准。王力(1959)明确表述:“我们划分词类的原则,如我在1955年所提到的,是以‘词汇·语法范畴’作为标准。具体说来,就是词义标准、形态标准和句法标准的三结合。”《中国现代语法》根据意义标准划分实词、根据语法功能划分虚词,并将形容词定义为“表示实物之德性者”(王力,1985:17)。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词类划分的标准是句法功能为主,兼顾意义,定义形容词为“性质和状态的名称”(1979:9),张志公《语法和语法教学》根据词的意义和语法特点划分词类,将形容词定义为“表示事物性状的词类”(1956:137),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按性质和用法划分词类,称“形容词是表示事物的性质的”(1961:7),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则认为“形容词表示性质、状态”(1997:15)。这些形容词的相关定义实际表述的都是形容词“形容”的意义功能,都是从意义标准出发的,只是同时对形容词这样一个范畴的句法功能和语法特征也做了详细的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比较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中,虽然强调词类划分只能根据词的功能,但黄伯荣、廖序东本《现代汉语》和钱乃荣本《现代汉语》定义形容词仍是表示性质、状态。只有朱德熙《语法讲义》定义形容词完全从语法功能出发:“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朱德熙,1982:55),用公式可以表达为:很[不]~Λ(很[不]~〈宾〉)(郭锐,2002)。这一定义的确是从句法功能出发得出的,而且此后得到普遍认同。其理据就是,词类在本质上是词在语法意义上的类,分布是语法意义的外在表现,而分布特征的差异有的是区别性的,有的是非区别性的,因此,不可能纯粹根据分布上的相似性划分词类,而只能选择部分分布特征即区别性分布特征作为划类标准。(郭锐,2001b)

但这样的定义也做不到完美:它不能把动词和形容词区别开来。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受“很”修饰,如“煞白、冰凉、通红、喷香、粉碎、稀烂、精光……”等状态形容词本身已经表示了某种程度,所以不能受程度副词“很”修饰。但是根据“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的定义,这些状态形容词只能划到动词中去。第二,形容词不是绝对地不能带宾语,例如:红着脸、聋了耳朵、高你一头、大他三岁等。根据定义,这些形容词就应该划到动词中去。由此可见,朱德熙从句法功能出发的关于形容词的定义对形容词内部没有普遍性,并不能概括全部形容词。因此单纯利用一两项分布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可能会把属于同一类的词分成不同的类,而把属于不同类的词划作同一类。

袁毓林(1995)指出,不管选用什么分布特征作为分类标准,都很难做到真正地把属于同一类的词都划进来,把属于不同类的词都划出去。袁毓林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下一种基于某类词的优势分布的带有概率性的宽泛定义。同时因为这种宽泛定义太模糊,不能令人满意,又凭借典型成员所独具的分布特征来给词类下一种比较严格的定义。比如,可以先给谓词下一个宽泛的定义:经常做谓语的一类词。再辅之以一个严格定义:谓词是以可用“不”否定的一批词为典型成员的一类词。然后,给形容词下一个宽泛的定义:形容词是经常做谓语和修饰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的一类词。再辅之以严格定义:形容词是以不能光杆带宾语和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一批谓词为典型成员的一类词。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繁复的定

义成立的前提是承认词类是原型范畴，即把表示相同、相似的概念范畴的词概括为一类，把它们填入相同的句法组合位置，即把它们当作同一个功能类去使用，从而赋予它们相同的句法功能。因此，词义对词类的形成和识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仍旧是词的意义为词的用法提供了可能。

即使声明坚持单一语法功能标准的，也往往无法完全从理据上说服自己，又绕回到意义领域里来。如张伯江、方梅（1996）认为以概念意义划分词类是不可靠的，将“作定语是形容词的基本功能”作为划定现代汉语的形容词词类的唯一标准。而在同一论著的同一章里，为了证明这种划分是有道理的，他们又指出，形容词的典型语法特征不仅是可以自由地作定语，而且是语义上要表示属性意义：

我们常说语义在确定词类问题上没有作为依据的资格，那是因为词类的语义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其身份常有游移性。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意义可以作为划分词类的基础，人类语言共有的一些意义范畴必然在各种语言中都有所反映。拿形容词最基本的语义特征来说，几乎所有语言里都有表示度量、色彩、年纪和价值意义的形容词，尼日利亚的伊博语里只有八个形容词，大概是迄今所知的形容词里最少的语言，这八个形容词就是“大”、“小”、“黑（暗）”、“白（明）”、“新”、“老”、“好”、“坏”。具有封闭的形容词的语言也把这些意义范畴赋予形容词的基本成员。

（张伯江、方梅，1996：223—224）

恰恰与自己主张的只能将“作定语是形容词的基本功能”作为划定现代汉语的形容词词类的唯一标准意见相左，自己的论证批驳了自己的论点。实际上，张伯江、方梅（1996：227）自己也承认，说“大方”、“畅通”、“单纯”、“孤独”等词不是形容词，似乎不太符合一般语感，这里的语感恐怕就是出于它们不容回避的表性质状态的意义。

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讲词类时用的是按意义标准分类的体系，可能做到“词有定类”，但“类无定职”，在句法分析时这样的分类用不上，在分析句法时不得不使用另一个词类体系，改用句子成分功能来定类，做到“类有定职”，但是又导致“词无定类”。正如吕叔湘所言，传统语法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意义，可是对于如何利用，又如何控制，没有很好的论述，这是它在理论方面的弱点（吕叔湘，1954）。莱昂斯